

卿勉爲朕留。留一如卿所欲。但未有一穩便第宅耳。荆公駭曰。臣有何欲。且何爲而賜第。上笑而不答。翊日。荆公懇請其由。上出綰所上章。荆公即乞推劾。先是。綰欲用其黨。方揚爲臺官。懼不厭人望。乃并彭汝礪薦之。其實意在揚也。無何。上黜汝礪。綰遽表言。臣素不知汝礪之爲人。昨所舉鹵莽。乞不行前狀。即此二事。上察見其姦。遂落綰中丞。以本官知虢州。亨甫奪校書。爲漳州推官。綰制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士薦人不循分守。又曰。朕之待汝者。義形於色。汝之事朕者。志在

於邪。蓋謂是也。東坡筆錄

王荆公與呂申公素相厚。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及薦申公爲中丞。以謂有八元八凱之賢。不半年所論不同。復謂有驩兜共工之姦。荆公之喜怒如此。蓋孫覺莘老嘗爲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折。若當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記美鬚。誤以爲申公也。聞見錄

王荆公在臺閣侍從時。每爲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閣。最切於政道。後世所當行也。及入司政

事而孫莘老李公擇在諫職二人者孰荆公此論
遂列奏請舉行之荆公不可曰是又益兩叅知政
事也。呂氏家塾記

陳瓘雖緣蔡氏得罪而首論私史力排王氏王蔡之
黨如薛昂蹇序辰何執中鄧洵仁洵武蔡疑之徒
皆當時協力排陷欲殺公者亦不獨蔡京兄弟而
已蔡疑與公初不相識公上宰相書謫守海陵疑
為太學生以長書遺公論天下事皆合天下之公
議遣人致於海陵謂公諫疏婉而有理似陸宣公
剛而不撓似狄梁公文章淵源發明正道則韓文

公其人也。至次年疑以對策為大魁。所陳時事與
前書頓異。於是愧悔而欲殺公以滅口。密贊京黨
出力尤甚。正彙三山之竄。石幟台州紛紛。皆其所
為也。遺事

報應

盧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求見趙普言。朱崖雖在海外而水土無他惡。春州雖在內地而至者必死。望追改前命以外彰寬宥。乃置於必死之地。普領之後月餘。符坐事貶宣州行軍司馬。上怒未已。令再貶嶺外。普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月餘卒。

寇萊公好士樂善不倦。推薦丁謂之徒皆出其門。公與丁謂會食都堂。羹染公鬚。謂起拂之。公正色曰。身為執政而親為宰相拂鬚。耶。謂慙不勝。公恃正直。而不虞。

巧佞。故卒為所陷。公貶雷州時。丁與馮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之而已。丁乃徐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遣人以蒸羊逆于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者多以為得體。

石介既卒。夏竦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尋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以驗。虛實是時。呂居簡為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若發棺空而介

果北走。則雖斃我。不為酷。萬一介屍在。即是朝廷無故發人塚墓。何以示後世耶。中使曰。誠如金部言。遂劾介之内外親族。及會葬門人姜潛以下。至於舉柩窆棺之人。合數百狀。結罪保證。中使持入奏。仁宗亦悟竦之譖。後夏竦死。仁宗將往澆奠。吳奎言於上曰。夏竦多詐。今亦死矣。仁宗至其家澆奠畢。躊躇久之。命大閹去竦面幕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面幕。其為人主之疑一也。亦所謂報應者耶。

丁謂既逐。李文定迪於衡州。遣中使齎詔賜之。不道

所以李聞之欲自裁其子東之救之得免。謂因去
行貶竄王欽若于度等皆投之遠方。時王沂公曾
叅知政事。不平之曰。責太重矣。謂孰視久之曰。居
亭主人恐未能免也。沂公踈然而懼。因密謀去之。
內侍雷允恭既有力於謂。深德之。至是允恭爲山
陵都監。司天邢中和爲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
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曰。如此何故不就。中
和曰。恐下有石并水耳。允恭曰。先帝獨有上。無
它子。若如秦王墳。何故不用。中和曰。山陵事重。踏
行覆按。動經日月。恐不及七月之期爾。允恭曰。第

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安有不從。允
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及允恭入白
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出與山陵使議
可否。允恭見謂。具道所以。謂亦知其非。而重違允
恭。無所可否。唯唯而已。允恭不待謂。決語入奏。
太后曰。山陵使亦無異議矣。既而上穴。果有石。石
盡水出。沂公具得其事。以謂擅易陵地。意有不善。
欲奏之。而不得間。語同列曰。曾無子。欲令弟子過
房。來日奏事畢。略留奏之。謂不以爲疑。太后聞
之大驚。即命差官按劾其事。而謂不知也。比知之

於簾前誦之移時有內侍卷簾曰相公誰與語駕起久矣謂知 太后意不可回以笏叩頭而退謂既得罪山陵竟就下穴蓋謂所坐本欲庇雷允恭不忍破其妄作耳然其邪謀深遠得位歲久心不可測平時陰險傾陷正人雖沂公以計傾之而公議不以爲非也

真宗既疾甚殆不復知事李迪丁謂同作相內臣雷允恭者嬖臣也自劉后以下皆畏事之謂之進用皆允恭之力嘗傳宣中書欲以林特爲樞密副使迪不可曰除兩府須面奉 聖旨翌日爭之上

前聲色俱厲謂辭屈俛首鞠躬而已謂既退迪獨留納劄子 上皆不能省記而二相皆以郡罷允恭傳宣謂家以中書闕人權留謂發遣謂因直入中書見同列召堂吏諭之索文書閱之來日與諸公同奏事 上亦無語衆退獨留及出道過學士院問吏今日學士誰直曰劉學士筠謂呼筠出口傳聖旨令謂復相可草麻筠曰命相必面得旨果爾今日必有宣召麻乃可爲也謂無如之何它日再奏事復少留退過學士院復問誰直曰錢學士惟演謂復以聖旨語之惟演即從命既復相乃逐

李公及其黨正人爲之一空。將草李公書。請其
宣獻知制誥當直。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
不道。皆其事也。宋不得已從之。詞既上。謂猶嫌其
不切。多所改定。其言。上前爭議曰：惟此震驚。遂
至沉頓。謂所定也。及謂貶朱崖。宋猶掌詞命。即爲
之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
漢法。天下快之。

咸平中。李士衡在館職。嘗使高麗。武人爲副使。高
麗禮幣賂遺之物。士衡皆不關意。一切委於副使。
時船底敝漏。副使者以士衡所得練帛藉船底。然

後實已物。至海內遇大風。船欲傾覆。副使倉惶。悉
取舟中之物投之海中。更不別擇。約投及半。風息
船定。旣而檢點所投。皆副使之物。士衡所得一無

所失。

續資治通鑑

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又以
爲強奪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
不一二年。子厚謫雷州。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
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其報復如此。

見錄及事略

有好事者。從予抄
錄。予曰。單見。謏聞。
藉是強而進身。何
敢以示人。客曰。遽
伯玉。恥獨為君子。

豈用心之未廣耶。
予嘉其說。遂鍛木
于九江郡齋。端平
改元三月旦。善璫再
書。

